淡江時報 第 427 期

**來！我們來唱山歌！**

**專題報導**

\記者江芷澐報導　黃文政攝影
  
  
「為了表示我們的誠意，就先以一首生日歌送給在場各位二、三月生日的朋友……」，交工樂隊「高唱濫泥路」淡水動物園人文空間的現場演唱會，經過不斷的試音及調音下，終於達到所要求的標準，猶可見到樂隊團員對於音色的執著，以及想要將最完美的音色呈現給觀眾的心情。
  
  
回到七○年代民歌運動的發源地
  
  
淡水動物園，這個七○年代民歌運動的發源地，在解嚴前的當時，由李雙澤、楊祖珺等人以此地為活動主要據點，將台灣的民歌運動推向了第一個高峰。而二○○○年三月三日的這個傍晚，園外的車水馬龍、似乎總是人擠人的水源街、雜沓的水泥路，和園內聲聲蛙鼓蟲鳴形成了強烈的對比，淡水動物園又再一次擠滿了愛聽民歌的淡江人。
  
  
在早已坐滿的觀眾殷殷期盼下，先以TVBS所專訪的美濃水庫片段開啟了序幕。動物園園長，也是這次活動的主持人，曾經是德文系校友的呂文翠在主持中以感性的語氣說道，在今天好不容易沒有雨的晚上，大家可以抱著夜遊的心情一起聆聽。
  
  
延續著對土地的關懷唱山歌
  
  
由前「觀子音樂坑」主力成員所組成的交工樂隊，延續著對土地的關懷，一直積極從事各項社會公共議題的探討，其中又以參與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反水庫運動為代表。
  
  
主唱兼月琴、吉它手林生祥，也是淡江校友的他娓娓道來：「為什麼我們要唱山歌？又為什麼要反水庫？」從一九九二年底起，至今也有七、八年的時間之久了，因為不滿高雄縣政府加蓋美濃水庫，他們發出了自己的聲音。因為這個水庫的用途並非防洪、蓄水、提供一般民眾使用水源，而是提供濱南工業區用水。如此一來，原住民將面臨到被迫遷村的窘境，不但因此而流離失所，工業區使用七頃，氫油鍊鐵廠所生產的東西都是高耗能、高耗水、高污染的產業，而且建水庫必須砍樹，也和水土保持的意念相違背的。於是一九九三年，第一支反水庫隊伍出現在立法院前，美濃人山歌唱過一首又一首，痛陳水庫對美濃生命財產與環境生態的危害，當年也因此很順利的立法院刪除了水庫預算。
  
  
而交工樂隊就在這樣的背景與當代思潮之下產生，「交工」的涵義取自「交換勞動力」的制度，老一輩的客家人，又稱「換工」，從「觀子音樂坑」到「交工樂隊」的過渡期，許多的美濃鄉親、團體，非常多人參與其中，也是這個樂團轉型的重要歷程。其中成員並不多，也許一人兼飾主唱者、吉它、月琴手；也許一人分飾貝斯、鈴鼓；又或是打擊樂手必須分飾廟鼓、雲鑼、口風琴，僅剩下的一位則負責則吹嗩吶等管樂器。
  
  
舊瓶新酒　耳目一新
  
  
在拿出月琴時，生祥特別幽默地請大家別認錯，「上次在二二八紀念公園演唱時，竟有媽媽指著月琴告訴小孩說，那是小提琴啦！」引起哄堂大笑，讓現場氣氛為之輕鬆不少。「其實大家總是認為我們只會唱客家山歌，當然不是這樣的；現要唱的『遊盪美麗島』，可是和『來去夏威夷』不一樣的唷！」以拍手當成節奏器，交工樂隊以二重唱的方式演唱了「遊盪美麗島」，熟悉的音樂感覺，卻改變了歌詞，讓人不由得只覺耳目一新。
  
  
「一連下了好幾天的雨，今天天氣總算變好，卻有一股衝動想要衝到淡江農場的游泳池游泳，既然沒辦法，乾脆就把『動物園』當成泳池吧！」「大家一起去游泳，把手和腳拿出來，假想現正快樂的游著自由式、仰式……」貝斯手陳冠宇突發奇想著。在「大家一起去游泳」這首歌中，杜風成老師以嗩吶特有的聲音、及口技模仿水流動的聲音，沸騰了原本大家冷卻的心；也替接下來真正將進入客家演唱會預作了暖身。
  
  
前菜上完了，暖了心，暖了身子，接下來大家就一起來唱真正的客家山歌，「來！我們就來唱山歌！」「好，我們就來唱山歌！」在主唱生祥高亢的嗓音帶領下，樂隊唱一句，在場的大伙就回應一句的互動方式，將淡水人的精神拿出來，「今天天氣比較好，大家看起來也比較帥、比較美！」在客家人的習俗，除夕裡都要講對著祖公祖婆講好話，祈求能夠帶給大家好運、賺大錢……，而必須一邊回答「有！」表示能夠享有這樣的好福氣。
  
  
在唱著老山歌時，交工樂隊現場示範了原住民舞蹈，「唱完山歌才能解我們心裡的鬱悶，現大家一起來跳『交工舞』吧！」以四拍為基礎的交工舞，讓全場觀眾從原本的羞澀，到隨著舞步越來越解放的心；跳的汗水淋漓，也跳出了美濃人的心聲。客家搖籃曲在緩慢平穩的節奏，帶有絲絲哀傷氣息的小調中，平靜了原本沸騰的心及身軀。
  
  
不讓舊樂器變成死掉的標本
  
  
吹著嗩吶的杜風成老師，特別在演唱會中秀出嗩吶的千變萬化，不但可以模仿國劇老旦、花旦等唱腔，更把自己所作的「鳥笛」帶來，模仿各式飛禽的鳴叫，不仔細聽，會信以為真是伴隨著蟲鳴鳥叫，小雞小鴨圍繞著，身處於鄉間田野中。貝斯手陳冠宇語重心長的說道，傳統樂器現處於停置的時代，一般人總是認為這些國樂器只有老一輩的人才會彈奏，才會喜歡；事實上它們應該跟隨著時代演進，賦予新的意義；否則未來再回頭採集，它們也只能是些「死掉的標本」。
  
  
最後一首「反水庫之歌」作為演唱會的高潮，更強調出交工樂隊音樂與議題結合的特色，同時也替「高唱濫泥路」作了一個不一樣的Ending。會計二劉育慈同學因為曾上過台灣文學的課，而且曾在廣播中聽到交工樂隊的歌，覺得好真，好感動；即使馬上會計就要小考，還是不顧一切的來聽演唱會；已是上班族的林玟漪，之前就已經知道前身「觀子音樂坑」，覺得能夠將音樂與生命、周遭生活事件結合，讓人感觸特別深。





